



凌锋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2021年年末，在一场由国内顶级神经外科专家组成的闭门会议上，因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凌锋的一个提问，正在热烈讨论介入神经放射治疗方式的现场顿时陷入了沉寂。

凌锋的问题很简单——如果患者是“咱妈”，我们怎么选治疗方案？

不出凌锋所料，现场给出的答案不再如此前讨论时的五花八门，而是一致选择了最普通也是最传统的那一个方案。

这是对“技术至上”时代的一个心

凌锋：将心比心就会有答案

灵拷问。

“医学是一门不确定的学科，在不确定的学科面前，人文是把重要的尺子。当你在给患者进行医疗决策时，这把尺子的尺度就是我们自己的亲人，它的内涵就叫‘将心比心’。”

凌锋在医院推行的平行病历制度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恰恰是能够抵达患者内心的有效途径，是提高医学人文素养的可行方法。

而且，阅读、分享平行病历，还可以了解到年轻医生的烦恼、不满、诉求等，帮助科室领导更好地因材施教，让年轻医生更好地成长。医院管理者往往不直接面对患者，分析平行病历内容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到哪些情形最容易出现医患矛盾，进而改进管理措施。分析平行病历的心态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医生对某些方面问题的困惑度和满意度，这是教育者、医院管理者了解年轻医生的一个新途径。

可是，凌锋坦言，很多医院和医生对此的意愿并不强烈。

“在现有医疗体制下，对医生的评价体系是很不合理的，除了要看大量的病人、做大量的手术，还要发文章、申请基金，这些是关乎一个医生留任、晋升的核心指标，而医学人文的实践，比如写平行病历，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眼前的收益。”凌锋指出。

但如果把目光放得长远些，就会看到事实并非如此。

凌锋曾经提到，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奥斯勒先生在100多年前对医学院即将毕业的学生们说过一段话：“各位，机会为你们敞开着，你们的前途不可限量，如果你们只顾着追求自己的利益，把一份崇高神圣的使命糟蹋成一门卑劣的生意，将你们的同胞当成众多交易的工具，一心只想着致富，你们定可以如愿以偿；但如此一来，你们也就卖掉了一份高贵的遗产，毁掉了医师为人类之友

这个始终维持得很好的名衔，也扭曲了一个历史悠久的优良传统与受人尊敬的行业。”

奥斯勒先生的训诫直到今天仍然非常有用。凌锋相信，“当医生越来越高冷，远离病患，病人就体会不到医者悲天悯人的情怀，病人也会变得冰冷，进而质疑医生的行为和决策。当一个医生丧失了病人对你的信任，手术做得再漂亮，意义何在？相反，长期坚持医学人文的实践，最终获得的是患者的信任，有了信任，治疗就会事半功倍”。

推动医学人文的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尤其是叙事医学还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凌锋希望，决策者和医院管理者能够坚信医学人文、叙事医学的实践价值，重新审视、调整评价的标准，这样才能真正影响和带动一批医务工作者开展临床实践，并在此基础上以点带面推动其发展。



赵斌

北京积水潭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

每天，医院抢救室几乎都没有落脚的地方，从事30多年急诊科工作的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赵斌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赵斌在抢救室转了一圈，用目光扫描着每位患者，此起彼伏的监护仪器声夹杂着病人的呻吟声“游荡”在屋子的上空。

一位坐在病床上的老年病人引起了赵斌的注意。“他一直看着我，好像有很强的表达欲望。其实，我并没有打算去看他，可在他的目光催促下，我还是来到了他的床边。”赵斌首先发问：“大爷，好些了吗？”

赵斌：急诊医生聊天不是浪费时间

“好些了。”这位病人随即回答道。

“多大年龄了？”“92岁。”

在你一句、我一句的对话中，赵斌了解到，病人祖籍山东，平日与老伴一起生活，就住在医院附近，共养育了6个子女。平日里，他负责照顾老伴，洗衣服做饭都行，曾经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后来进入了中央警卫团。

“为什么不写写回忆录呢？”赵斌问他。

“我没文化，就是记忆力好！”老人回答道。

自始至终，赵斌并未问起老人任何病情信息，而是像唠家常一样陪伴着他。“他说得兴高采烈，我听得兴趣盎然，老人频频向我致谢。”

如果从医生治病救人的角度说，赵斌连最起码的病史都没有询问，似乎有些“失职”，但在病人眼里，赵斌却给予了他足够的温暖与尊重。

“不要说急诊医生聊天就是浪费

时间。其实，急诊医生的时间就是用来让自己管理的病人获得最大的实惠。”邀请赵斌谈叙事医学相关话题时，他首先并未长篇大论地向记者阐述叙事医学的知识，而是通过最近发生的一则真实临床案例，分享叙事医学在急诊科的应用。

赵斌认为，叙事医学让医者更加关注病人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通过与病人互动，了解病人对疾病的真情实感，关注疾病对病人内心产生的情感变化，设身处地为病人解除痛苦。

“叙事医学为医者提供了一种成熟的方法，让他们更能深刻地感悟临床中所见，并理解所做事情的真正意义。在医学技术还不能完全诊治所有疾病的今天，叙事医学能使医者成为一名有爱心、有温度，且在技术上精益求精的好医者。”赵斌认为，在以技术见长、以数据为证据的临床实践中，叙事医学犹如破冰之船，融化了医患之间那种冰冷的、没有情感互动的、就事

说事的生物学关系。

当然，叙事医学不仅仅在急诊科，它遍布临床各个角落，包括门诊住院的病史采集、通报病人各种信息、医疗决策、临床入组试验等。

“没有叙事医学的基础，医务人员很难轻松自如地游走在医疗工作中。更重要的是，叙事医学能提升医务人员自我修养，还能让医务人员对医学本质有更深层的考量。”

但遗憾的是，叙事医学在国内医疗机构的认知还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既没有实现普及，也没有形成共识。

当然，任何一种事物的发展都需要经历一个积淀期，逐渐从量变到质变。“我不奢望叙事医学在一夜之间就在中国遍地开花，更不希望它只是昙花一现。叙事医学作为一种医学理念，与人的认知、社会文化、科技水平密切相关。通过包括医务工作者在内的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叙事医学自然水到渠成。”赵斌说。